

杰出诗人诗库

间歇

王学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间歇 / 王学芯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411-3922-2

I. ①间… II. ①王…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7412 号

JIANXIE

间 歇

王学芯 著

责任编辑 李淑云
责任校对 韩 华 王 冉 舒晓利
封面设计 张 妮
版式设计 张 妮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无锡市长江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20mm×215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922-2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诗人近影

王学芯，生于北京，长在无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上世纪 80 年代为江苏青年诗人“男朋友”诗社成员。迄今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诗刊》《星星》《上海文学》等发表 500 多首诗歌。参加《诗刊》第十届青春诗会，获《星星》诗刊首席诗人称号。著有《双唇》《这里那里》《偶然的美丽》《文字的舞蹈》《天上的草原》《江苏青年诗人七家》（多人）等诗集。现在无锡市某机关部门工作。

读《间歇》想到的

◆邹静之*

二十年前，我曾为王学芯的诗写过一篇文字，原想以那篇文字来做读《间歇》的对比，但怎么也找不到了，看来言语不仅是“随咳啐飞散”，有时是会被时光掩藏起来的。

在几天的《间歇》阅读中，我脑子里时时会浮现学芯诗歌原来的风格——比《间歇》要华丽，要隐晦，如水中的天空，也有流云漫卷，日月相随，但毕竟不直接，有间隔。再想想，我们都经历过扎起架子，鼓动心情来写诗的阶段。都想驾驭文字，反被文字带着乱跑的，那个青春勃发的80年代。

回过头来看白话新诗近百年的历史（从胡适的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来算）诗人不少，留下的诗却不多。一是百年对诗歌的

* 邹静之，被称为“中国第一编剧”，诗人。著有长篇小说《琉璃厂传奇》《康熙微服私访记》，诗集《幡》，小说诗文集《骑马上街的三哥》，散文集《美人与匾》《一地景象》《风中沙粒》《知青咸淡录》等，张艺谋电影《归来》编剧，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等编剧。

历史来说，实在是很短很短的，还有就是白话新诗确实在成长期中要经历不断否定和改变。

白话新诗一直要找的有一点我认为极为重要：就是白话新诗的音乐性。那种不同于古汉语，也不同于顺口溜的，白话新诗独有的节奏、韵律的音乐性。徐志摩“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之所以被普遍传开，其他不说，它的音乐性是重要的。这音乐性也是与清道光八年的《白雪遗音》中最早的白话诗是一脉相承的“我今去了，你存心耐/我今去了，不用挂怀/我今去，千般出在无奈/我去了……我就回来。”这些看着简单的汉语白话的音乐性，是最源头的，也最展示了白话节奏感的迷人之处。80年代以来，简单的音乐性在白话新诗中也没有被特别的重视，只有个别的诗人，在诗中有所展现，而更多的是在诗的新、奇、意上做文章，以至于白话新诗的音乐性，没有呈现更没有建立。

还有一点就是对诗意的发现。当然“明月”是有诗意的，“大海”也有诗意。我们很长一段时间理所应当地认为“自行车”“炒菜锅”没什么诗意，“乡村”有诗意而“办公室”没有。当我们没有把目光转向日常时，我们的诗意真的就是陈旧得不接地气了。在

这种状况下，我们也难以对时代的语言有所更新，诗歌在这个时候没有能起到引领大众走向新鲜语言的作用。这与诗意发现的匮乏，和陈旧的诗意的沿用有一定关系。

文字的书写工具从金石、简帛到毛笔纸张，再到钢笔、圆珠笔直至现在的键盘写作，有几千年的时光了，每次书写工具的改变都会使文风大变。我和学芯这辈人应该都是用钢笔、圆珠笔写作的一代，这一代人往后看没有能力退回到毛笔写作的那个时代中去，向前也无法掌握键盘写作的一代人的语言方式。活在这样一个书写传播工具大变革节点上的人，像是一个在十字路口站着的人，面对着浩如烟海，不断有新鲜言语冲撞出来的文字潮，“文章千古事”谈何容易，只求当下，不求千古之心已是常态。能够深入人心，又可穿透时间传诵下去的诗歌是多么当紧和必要啊！

以上是读《间歇》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的借题发挥。

我认识学芯应该有二十年了，他在无锡，我在北京。从认识他开始，看他一天的工作，真是与写诗没关系。他一天要处理的事务，大概我半年也不会碰到那么多。他后来又去了汶川地震灾区，去为灾民盖房子，并因此立功。想不到他什么时候在写诗。其实中国古代文人

就身份来划的也就是两类，一是帝王将相，再就是专业文人。诗人如此，书法家也如此，两类人中都有伟大的诗人和书法家。想帝王将相政务之余爱诗，并以诗得万古名，我是非常敬佩的。

读《间歇》有一种独自站立面对世界的苍茫感。在这部诗集中，学芯摒弃纷繁，而进入到了一种独自凝神的境地“它金黄的小花/把台阶照亮/而台阶和天空下的岩石连在一起/那些细小的花/有光芒的嗓音”。我热爱这样的诗句，在这样纷繁的来不及顾盼的时代，突然在一朵最不起眼的小花上，展开神思并感到她的光亮，这种朴素的日常感受真好。

学芯写诗，不造那种宏大的气势来唬人。艺术造势像是当下的流行风，写书法不拿拖布在操场上写，你就不够豪放，唱歌唱戏不撕心裂肺就显不出你有多投入。回头想想《兰亭序》就那么一张小纸，明代的鸡缸杯只有核桃大，意大利伟大的歌唱家吉里唱的《采珠人》用的全是半声。学芯的诗写得很内敛，是那种神完气足的内敛“……黄昏看海

举目望去/地平线消退比出现更意味/就像天空的窗关闭/我在巨大的房间里……”诗行中的辽阔和孤寂并行，有收有放，“就像天空的窗关闭”是新鲜也是博大。

通读《间歇》，有种统一并深刻的感受是
学芯在纷繁中独立的思索：

黄昏的溪马小村

为了寻找福地我们在地图上
进入皖南溪马小村 为了喉咙
为了一滴干净的水分 我们
从蓝藻的水边 从空气悬挂颗粒的水边
坐在漫不经心的溪马河边
水看见我们 我们也看见
野鸭和跳水的绶带小鸟
看见黄昏的太阳 孤悬山冈
如空中围合的透气玻璃……
我们像被保护在里面……

无法述说我们对明天的
忍耐 像昨天水边的突然惊呼……

这首诗其他不说，在“我们”背景下有一个独自的“我”，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诗人在群体的活动中，写着独自的意识，那些存在着的“我们”一直存在着，但对诗的惊扰都被屏蔽了。诗的产生往往是被意识带走的神游八荒。倘若没有像《黄昏的溪马小村》那样，写实的叙述与诗的神游并行。那就没有这种日常的气息弥漫出来，或者说就会变

得刻意。而最终的那句“像昨天水边的突然惊呼……”又点出了“我们”和“我”有关的隐秘。这种隐秘使得这首诗很丰富，或者说是丰厚。

《间歇》这部诗集读下来，觉得就是被这种纷繁中的独自统一着，很均衡；同时可以看出来，这是在一个相对不长时期写出一批诗歌的组合。诗歌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如“间歇泉”一样不时喷发出来，她的水滴变成珠子留在世上，就是诗歌。能经历这种过程，是多么美好的享受啊。

2014年8月9日-14日

生命灵魂的价值指认与审美书写 ——写在王学芯新诗集出版之际

◆张德明^{*}

走进王学芯的诗歌天地，犹如漫步于一条铺就了冥想与彩霞的迷人曲径，那幽邃的光芒恰似深渺穹苍灵魂的绝响，与众生现实生存景观相感应。良善、宽厚、赤子之心等等，始终是王学芯诗歌的关键性元素，在其意象连缀之中，人心、自然、天道等往往与之融为一体。王学芯反复用尖锐而体己的语言，掀开生活表层的色彩，还原生命与尘世令人震惊的真实。游荡在他的诗歌世界里，读者自会触碰到一种真诚的瞭望，一种美丽的忧伤和彻骨的记忆，当然还有无限超然的宁静与旷达。他用诗歌语言这双诡异而又法力无边的大手，挡住喧嚣，拂去浮尘。他是吴越之地一只飞得极高的诗歌之鹰，他在诗

^{*} 张德明，教授，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文学文论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文艺学、当代文学批评等领域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

歌这种形式里所达到的文学纯度已经得到阅读界的普遍认可和佳评。

问题与背景

众所周知，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的中国当代文学使用最多的断代词是“新时期”。这不难理解，因为今天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的确只有“新时期”以来才真正具有现实言说的地道的文学史意义。但是，我们也同样知道，早已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当人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却仍然是深怀不满的，一种普遍的认识就是，当下的文学在以一种集体逃亡的方式羞涩而曲折地书写，这已经成为一种时代文学特质。没有真情，缺乏意义；没有灵魂，缺少沉思。这是一个灵魂出了大问题的年代，各种怀疑和痛苦明明非常真实地摆在面前，作家却敬谢不敏，装聋作哑。这是读者对当下文坛的最大不满（包括各体创作）。应该说，20 世纪 80 年代（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家的灵性和才能是非常优秀的（这里绝没有否定其他时代的意思），他们所遭遇的外部刺激也非常强烈，甚至强烈的程度不比历史上其他任何时候弱，可就是出不了杰作，人们的文学情绪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前两年莫言获了诺贝尔奖，多情多愁的读者还是不依不饶地发问：我们究竟应该向 21

世纪中国文学期望什么？

必须看到，在商品经济的大棒断喝下，新作品不断涌现的中国当代文学在 20 世纪的暮鼓声声中似乎已经变得无关宏旨。作家何为，这个早已作古的问题，今天反而成了真正的问题。面对骇人纷扰的现实与卑微妖艳的日常情感，许多作家显得老态龙钟，感动不在，很多作品充斥着明目张胆的俗不可耐、虚假造作、低级趣味与肮脏无耻，对此，毫不夸张地说，许多新老作家都难辞其咎，是他们合谋暗算了这个应该出更多大作品的文学时代；面对戾气深重的集体失聪的时代，虽然不少的文学家亦没有放弃抵抗，但看上去却是那么的虚张声势和柔若无骨，缺少岩层般的粗粝与刚强，更缺少睥睨一切的精神气质，给人以表演失真的感觉；面对气势汹汹横扫天下的商业厉鬼，许多作品书写着意味暧昧的不满残梦，但作家们挥舞着的是他们自己都十分陌生的价值砍刀，表达着他们同样十分陌生的愤怒和忧伤，他们接过了优秀前辈的纸笔却没有真正接过历史，因此，他们无缘时代光荣的遍体鳞伤与鲜血淋漓，态度本身就令人生疑。时过境迁，往事难追，曾经令人无比神往心动的温暖只有无奈地退防在沉没的岁月深处；许多作家怀揣着真实而幼稚的文学想象，却根本无力勘探光与火

构成的时代坐标，撕不开大众狂欢群魔乱舞这块刺眼的遮羞布，更多的时候甚至显得弃之不舍，根本做不到追慕本色、赋到沧桑。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众多非常态现象的出现，原因自然是复杂的，但是，最关键的还在作家本身，在群体精神浪荡不堪野性勃发的危急时刻，许多作家却慌慌张张，找不到自己在文学中的座位“席卡”，缺少偏锋描时代的雄魄，缺少欲望法则下的叙事冒险意识，缺少修补苍茫的孤绝情怀，只有坐地摸天的无边臆想，在金钱魔爪的威逼之下，不敢为生活的蜕变埋单。江苏诗人王学芯近几年的新诗写作却让我眼前大亮，它没有和当下身姿艳冶的文学描写同流，而是温情而执着地在逼近自我的过程中铸造诗魂，坚守文学的庄严、神圣、高尚与优美，企图用诗歌遏制一种可怕的历史走势。他是真正本着良知和坦荡向时代执言的诗人，在诗歌这场人生马拉松中，在功利和唯美之间，诘问和考量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着不同凡响的新诗书写探索。这是交织着悲悯吝惜与温情暖调的生命之歌模态，它源自诗人敏锐深幽的世事观察，在消费诗歌的时代，他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文学标本，这是王学芯新作《间歇》给我的启示。

情感惦念与诗人立场

韩少功曾说 “我们的文学正在进入一个无深度、无高度、无核心及没有方向感的扁平时代，文化成了一地碎片和自由落体，并在一种空前的文化消费语境中，在获得前所未有的‘文化自由选择权’的情况下，反而找不到自己真正信赖和需要的东西。”^①消费文化与商品市场的串并陡增了诗歌对人性世界发现和书写的难度与限度，从事件的生活到表达的生活变得愈来愈走样，形成了俗世传奇与生命体验的内在大断裂，许多优秀的诗人无可幸免地沦落其间，但他们角色感和镜头意识又太强，不得不沦为现场走秀的奴隶，其作品弥漫着一种令人失望的表演气息。忘记了诗人应该做的是世上最真诚的事情。王学芯是一位现代意识很强的诗人，眼光向内，怀抱严肃谦逊的精神态度，致力于书写那些“看不见”的城市和乡村，寻找那些“视而不见”的事物。他以平等的视角姿态，揭开隐秘世界莫测纷繁的迷雾，打捞物欲时代众生的生存真相。面对尖锐凌厉的物质世界和不忍细读的世道人心，他渴求躁动的浮世灵魂都能够谦卑服善，敬畏自我和生命；面对浮夸喧嚣妄自尊大的时代，面对张狂无知行将深陷灭顶之灾的人们，他表达了深沉的忧伤

情怀，抒情的柔仁之美和尖锐的刺猬沉思完美统一。一个诗人，只有具备了深刻的人文关怀，才算优秀；优秀的诗歌作品，唯有传递了浓郁的人文情怀，才有阅读的必要和传世的可能。王学芯具备了一个优秀诗人的整体情感素质。

王学芯出道以来，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上海文学》等重要刊物发表500余首诗作，先后出版《双唇》（1993年）、《这里那里》（1995年）、《偶然的美丽》（2003年）、《文字的舞蹈》（2004年）、《天上的草原》（2007年）等诗集。上述几个诗集我曾经做过一个综评（见《当代文坛》2014年第2期），借助这种阅读我有一个自觉比较准确的感受：王学芯的诗歌写作不是应景，不是为稻粱谋，更不是为别人梦寐以求的名利，而是他生命的自然流泻，是生命泉源的张弛有度的奔放与彰显。卡夫卡在致裴丽斯的信中曾主张“什么叫写作，写作就是把自己心中的一切都敞开，直到不能再敞开为止。写作也就是绝对的坦白，没有丝毫的隐瞒，也就是把整个心身都贯注在里面……但是，对写作来说，坦白和全神贯注却远远不够。这样写下来的只是表层的东西，如果仅止于此，不触及更深层的泉源，那么这些东西就毫无意义。”^②作为一个优秀的诗人，王

学芯既不回避公众性话题，同时又能将公众性话题转化为个体话题，加以独创性的阐释，尤其是他更能从熟视无睹的生活万象中发现并创造话题，唤起读者的精神注意。王学芯的公众身份是多样的，但我更愿意把他视为一个真正纯粹的诗人，他与许多诗人不同的是，他的写作是完全从自己血液的呼唤和真实的人格出发，甚至超越了社会为其规定的身份设置，从现实的人回归到生命内在，发出自信而优雅的声音。能在文学上立足的诗人（也包括各体作家）一定是有能力提出并坚守一种精神哲学的人，古今中外，庶几如此。王学芯以独特的生命经验和个人语型，作为非职业写作者，成为同代诗人中翘楚之一，实在可嘉。

王学芯《间歌》发散着一种快乐思索的人生智慧，体现了彻头彻尾的思辨意志和圆润的人文眼光。他像地勘者一样勤谨、踏实、自信而不争，时刻提醒自己保持“现场者”的精神主动性、警觉性，尽其所能地抵抗现实非常实况的限制，自然而自由地扩张书写的精神疆域。在并不太长的对经验和语言的深切烛照中，他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之脉。《间歌》收录作品四辑共 117 首（含“首诗”、“尾诗”），总体质量稳定，想象奇异，辞采瑰丽，佳篇颇多，很多作品具有令人震悚和惊喜的美学效果。

商业文化极度盛行的汉语诗歌时代，诗人的身份一再受到质疑和打击，值此话语情景，清醒而独立的诗人不在少数，但王学芯似乎走得更远、更孤绝。面对诡谲的大数据时代，他竭力寻找自己的心灵依托，不断拷问灵魂，冥想未来，自省启悟，搜索人类文化精神的核心价值和斑斓人生的时代意义。在和王学芯有限的几次接触中，我形成了一个几乎固执的看法：面对形色生辉的大千诱惑，许多人（包括诗人）其实是很狡猾的，但王学芯是能够发现狡猾并常常宽容别人狡猾的诗人，他只是随时在暗示自己提防别人的狡猾，不被其利用。在价值失衡的狰狞世界，始终保持心灵的端方，没有沉沦念想，流布的只是普度众生的慈善心肠和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当这些质朴与机智、真诚和迂曲等气质表现得顺风顺水自然无痕的时候，王学芯势必成为这个高尚远离的时代别有意义的卓绝风景。

王学芯《间歇》表现的沉重价值内涵与诗情观照，始终投向大众故事的关乎人类特别是人们生存本质性的东西，个体经验自觉内化为一种平民书写的亢奋。“为了寻找福地
我们在地图上/进入皖南溪马小村 为了喉咙/
为了一滴干净的水分 我们/从蓝藻的水边
从空气悬挂颗粒的水边/坐在漫不经心的溪马